

从新年首期选刊看文学新气象

新时代文学之“风”拂面而来

——从2022年第1期《小说选刊》看当下小说创作特色与趋向

□ 贺绍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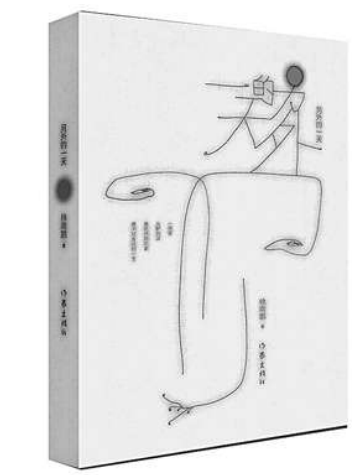
新年伊始,便收到封面上印着“2022”几个大字的《小说选刊》。《小说选刊》是我了解当代小说创作现状的重要窗口。他们的编辑具有扎实的学术训练和敏锐的文学感觉,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筛选出佳作,我从中分享了他们的智慧。不仅如此,通过《小说选刊》,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当下小说的发展态势。2022年的《小说选刊》第1期信息量满满,它裹挟着从文学内部生成的一团暖风拂面而来,早早地预报着即将到来的春消息。

文学的春消息,在去年年底结束的全国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传递出。“文学新时代”和“新时代文学”为人们提供了无尽的遐想。《小说选刊》显然在第一时间领悟到这一新的精神,在他们着手编辑新年的第1期时,已经自觉地将文学新时代和新时代文学作为编辑的出发点了。

从新时期到新时代:文学的传承之“风”

一个既特别又有创意的栏目“文学的风”被排在了刊物最显眼的头条。它由一篇小说、一篇创作谈和一篇评论文章组成。这个栏目的特别之处在于作者的身份均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。小说和创作谈的作者程永新本来是一位编辑家和文学评论家,评论文章的作者苏童本来是一位小说家。当然,编辑家或文学评论家也来写小说不足为奇,近些年就有好几位评论家写小说还颇有反响。但难得的是,《小说选刊》在收到程永新的小说后形成一个极具创造性的编辑构思。程永新在《收获》杂志从事编辑工作三十余年,编发了大量在当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,也结识了不少作家朋友。《小说选刊》编辑部决定请一位程永新的作家朋友来写一篇评论文章。他们找到了苏童。苏童爽快地答应了,写了一篇非常诚恳的评论文章《程永新的风》。这个栏目自然呈现了文坛难得的友谊,因此《小说选刊》在“卷首语”中风趣地说:“他二人四手联弹,珠联璧合,光芒四射,成就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”

但我要说的是,“文学的风”吹来的远远不止是友谊的风,它还是连接新时期与新时代的传承之“风”。程永新的小说写作要从20世纪80年代说起。80年代初期,文学迅速恢复元气,现实主义文学重振雄风,涌现出一批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作品。与此同时,年轻一代不满足于现实主义的单一局面,他们在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下,尝试着先锋性写作,从而闯出了一条与现实主义风格不一样的写作路子。当年程永新在《收获》杂志担任编辑,追慕先锋精神,力推当时的余华、格非、苏童等年轻作家的先锋性与实验性小说。



作家出版社 2021年6月出版

诗人徐南鹏说过:“心灵是一扇窗,需要敞开,向着浩瀚星空。”读他的诗集《另外的一天》,可以感受到他在雄浑辽阔与温情宁静之间,展开了新的探险。

徐南鹏把诗歌视为生命,“让我一天里多出另外的部分”。这是沉浸于文字的人的独有体验。他对文字痴迷,这大抵源于他对生活的强烈拥抱,对生命的神圣叩问。他希望生命、时光都能如此丰厚,在每一天里,都能有另外的这一天。在他的诗歌世界里,平常甚至无奈的时光也变得如此雄浑辽阔。

2020年,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,改变了生活,改变了世界,徐南鹏与大多数人一样,有了更多时间思考。“长江经过武汉依然奔腾不息/其实,这句话/就足够让我的内心翻起层浪/更何况,成群的鸥鸟/学着浪花,翻转身子/同时,也翻转梦魇/东流去,东流去。”徐南鹏怀着对生命的敬重,对爱的崇尚,以及对庄严主题的偏爱,让原本单一的话题,有了时代的深度,感觉就辽阔了。徐南鹏的独特或许在于他把对生命、对爱的崇敬,化为对宏大题材的个人化呈现,通过对诗歌意象的营造,对诗歌语境的锤炼,让时代主题与个人情感融为一体。这种交融,拓展了诗歌的时代主题与艺术探险。

徐南鹏对热点题材有自己的视角和思考。他的本真是乡土的,他的气质是自然的,他的情感是大地的。在他的诗歌中,他把情感寄托于大地、日月、花草、流水、新芽,

摆下叙述能力的大擂台

这一期的《小说选刊》还有另一个特别的栏目,叫“冬日恋歌”。从字面上理解,不妨看作是文学献给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的恋歌。这个栏目所选的两篇小说,即刘庆邦的《雪夜》和付秀莹的《腊八》,都是书写冬天的生活场景和故事,的确是北京冬奥会送上了一支优美的旋律。同时,这两篇小说在文学品质上有着致密、圆润和纯粹的特色。它们在故事情节和小说结构上并没有多少新奇之处,两位作者几乎都是凭借自己完美的叙述文字营造出纯粹的艺术意境。

《雪夜》在故事性上几近简化到了零的程度,就是描写一位农村少年雪夜里抱着一条棉被,在村子里寻找一处睡觉的地方。但刘庆邦将其写得如诗如画,令人陶醉。这是刘庆邦主动挑战自己叙述能力的一次写作。他发现画家能够画出“静和净的意境”,就想着要向绘画学习,“用语言文字描绘美好

走在时代前沿的文学新人

“走进新时代”是最能直接体现《小说选刊》从文学新时代和新时代文学出发的编辑思路的一个栏目。在这个栏目中收有王威廉的中篇小说《你的目光》。编辑部在卷首语中称这是一部书写新时代的野心动荡之作”。故事的发地是粤港澳大湾区。在深圳开了一家眼镜店的志良本来满足于眼下平平淡淡的生活,在广州从事设计工作的洗姿淇到了他的眼镜店,一番简短的交谈,一下子激活了埋在心底的梦想,他决心要做一名眼镜设计师。从此他们一起合作,克服了重重困难,不仅事业大获成功,而且还结出了爱情的果实。这个创业的故事看似与大多数创业故事没有太大的差别,但作者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性有着清醒的认识,他将家族记忆、个人成长共同置于新时期的背景下,两个年轻人具有一种世界性目光和开放心态,因此他们能够踏着时代的节拍,瞄准时代的需求,连接上了。苏童在这期的评论文章里用一种美丽的文学修辞描绘了这种连接。他说程永新在80年代造好的一条文学之船,虽然现在才启航,但“他的航海图一直在暗处闪光”,因此让我们看见“那船急速地穿越暗黑的洋面,也穿越了时光,留下一路银色的水花”。

当我们谈论新时代文学时,从某种意义上说,也是在谈论文学新人。2022年第1期《小说选刊》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新人朝气蓬勃的气派。这一期共收入12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,其中70后、80后、90后就7位!把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读,会有一些异彩纷呈的感觉,这是因为年轻一代在个性追求上获得了比他们的长辈更优厚的条件,因而能够充分施展各自的个性色彩。

时代主题与个人情感融为一体

——读徐南鹏诗集《另外的一天》

□ 汤伏祥

这大概是他长期的追求寻觅所致。他出生于南方的小村庄,他与星光相逐,与溪水相随,与泥土相伴;“回家路上/父亲把我扛在肩头/……/父亲大声歌唱/暗夜里传来阵阵回音/而月牙,斜挂天边/把细长的光之尾巴/探进池塘/搅乱漫天星斗/而蛙鸣,像一根绳索/紧紧捆绑着/多年后的我此刻的听觉。”虽然他生活在都市中,但浓浓的天地情怀,细腻轻柔的情感体验,就在他的诗歌话语中这般自然地流露出来。

徐南鹏写道:“或许,写诗是发现,是探索,也是救赎。发现万物之美,探索人生奥义,同时校正内心,让自己不至于迷失在欲望的森林中。”他的笔端流露出他的写作意图,也展示了他的宁静与辽阔。在《另外的一天》中,他透过石头、晨月、玉兰、小狗、大雪、月光、紫藤、小池塘、落日等,把万物之美展现出来,正如他自己所说的,“唯有美,能够让人的心弦一颤,回音袅袅,生命之叶得以舒张”。或许正是因为徐南鹏有了这样的阅历与心境,一些看似平常的物象,到了他的诗歌世界里,都充满了柔情,充满了生命活力,甚至有时还带有某种孤独感。

“路上遇着一辆邮车/……我已经很久没有写信/……我不知道该给谁写信/信了。”一方面是生动的过往,一方面是漫无边际的未来。当徐南鹏让辽阔景象与孤独惆怅碰撞后,这些日常的万物,就在辽阔、孤独中,甚至在调皮中,抒发了情愫,让心弦一颤。从文学的艺术探险来说,这构成了美的张力,让读者在品读中,有如生命之帆徐徐舒展开来。

把生活现象提炼为艺术形象,这是徐南鹏的高明之处,虽然他的心境时而高远、辽阔,时而温情、宁静。比如《天上飞过一群鸽子》,他想象这是一群白鸽,而“事实上灰鸽居多”。接着他写侧耳听鸽鸣,却什么也没听到。鸽

没了,传来的是“一声呼哨”,诗歌的隐喻就这样荡漾开来。他把原本单调的生活现象写得艺术化。再如《一个人坐在公交车站》,“我看见一个人/……/坐在公交车站/过了几趟车/他没上/我以为他在等下一趟车/车来了/他没上/他已经够黑了/……/他坐在那里/不看街上行人/也不看我”。那个人在等候什么,或者无家可归?诗人的构建是她的精神支柱,是可以照亮世界的“一束光”,但是他更需要寻找自己的“光”。

叶一杰的《归途》也许具有一种普遍性的寓意。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是在世界性的开放语境中成长起来的,他们更愿意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求个性的发展,但他们终将踏上“归途”,因为他们的文化根脉在这里。这也决定了他们有能力,有自信成为新时代文学的主力。(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)



马识途在认真工作中。

马万梅摄

读马识途先生的散文集《那样的时代,那样的人》(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),我感受到这本书尽情展示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博大情怀,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认知和情感。对我们后辈,这是一部不可多得、能获取多种营养的好书。

马老今年107岁。他不仅参加革命早,资历深,而且经历非常奇特。他1915年1月出生于四川忠县一个大家户人家,1936年参加革命,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在党内担任过多个领导职务。他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,担任过湖北恩施、昆明西南联大、川康特委等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。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里,他九死一生地为党和人民工作,立下过赫赫战功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在科技战线、宣传部门、建筑系统多个领域开拓,贡献甚巨,也历经磨难,经受了风雨洗礼。他是一位知识型的领导干部,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作家。他的《清江壮歌》《夜谭十记》《夜谭续记》等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他的经历表明,他首先是一个革命者,其次才是一个作家。他在书中说:自己注定是为中国革命而活着的。从他的笔端流淌出的,是革命者的智慧和情思。

这部散文集让我深受感染的一点是真实性。讲真话,吐真言,道实情,表达的是真情实感。马老是一个勇于讲真话、讲实话的人,这一特点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。他在后记中说:“我写的都是我回忆得起的事实,或者偶有错误,我无法去查对了。”“最后还想说一句,又一度想学巴金,我说的是真话。”马老说过,“我知道,真话不一定是真理,但是走向真理的必由之路,说假话永远不能接近真理”。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经过多年实践得到的真知。真话不一定是真理,但真理一定是真话。真善美,真是第一位的。说真话是难能可贵的,一个说真话的人值得信赖。讲真话的文章是有感染力的。我在阅读中就一再被这种真实性所拥有的感染力所吸引。

这本书还具有深邃的思想性。全书分为“文人”“友人”“亲人”“凡人”“洋人”五辑,写的是形形色色的人。但是写人的过程中,无不体现出思想和见解,从个案中体悟出道理。比如,他写了一些革命者,一些牺牲的先烈,他概括出这些人是有信仰的人,信仰对人生最为重要。

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有信仰的人。马老自己有信仰,和他一起出生入死奋斗的战友都有信仰。他的战友也是他的姐妹齐亮,为了营救战友们脱险,自己落入敌人,牺牲在渣滓洞监狱。几十年后,有人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文章,记叙了这件事。报社把这篇文章转寄马老,他写下八个字,“人无信仰,生不如死”。这是革命者信仰的真实写照。与马老一起奋斗的共产党人都是有信仰的人。他们为了革命事业和人民的解放出生入死,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。马老的两任妻子,都是革命者,都是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。在散文《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母亲》中,他写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刘惠馨,被捕后坚决不吐露实情,敌人用毒害孩子来威胁她,也不能使她屈服,最后被杀害。散文《刻骨铭心的往事》中,负责办成都的《挺进报》,一个入收听广播,刻蜡纸印刷,出去发行。她在马老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,两人慢慢建立了深厚的感情,经过组织批准结为夫妻。马老的妹妹马秀英,也是为了信仰,

牺牲在渣滓洞监狱。马老还写了掩护他从事地下工作的朋友和群众,为他们立传。他在书中深有感触地写道: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,有多如牛毛,无孔不入,凶残至极的特务,我们依靠什么来斗争并且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呢?我们就是紧紧地依靠群众,真正的人就是打成一片,和他们同生共死,并且为群众的利益,身先群众,牺牲在前,义无反顾,群众才能为我们战斗,为我们掩护,必要时为我们牺牲,如果我们脱离群众,那一天也活不下去的。这个认知,到今天都没有过时。

这本书的文学性也是我欣赏的。整部散文集写的都是真实的事、真实的人,但在语言运用、谋篇布局、叙述方式上都很讲究。比如写闻一多,“他的手里攥着一个特大的蓝布口袋,这个口袋似乎和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同时存在的,那里面藏着他多年的心血和打开中国古代文化的钥匙”。这样的生动记述,充分彰显出他对师长的敬仰之情。他还擅长细节的刻画,比如写吴宓恋爱林黛玉,“有学生办茶馆名曰‘潇湘馆’,吴宓大为光火,‘不由分说用手棍兵兵乓乓把玻璃门窗打得稀烂’。尽管学生解释自己是湖南人,就用了‘潇湘馆’这个名字,吴宓依然不依不饶:‘你知道潇湘馆是谁的地方?你们用这个来开馆子,侮辱了林黛玉!你们必须改,马上改!’这样的鲜活描述,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。他的写作中还有不时夹杂四川方言,表达接地气。全书好读耐读,常让人会心一笑。

文如其人。通过阅读这本书,可以看出马老是一个很重情感的人。他对战友们的怀念,对亲人的思念,令我感动不已。对帮助过他的人,尽管是一些普通人,他都铭记在心,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笔把这些人和事记录下来,表达内心的感激和崇敬。读这本书,我又一次领略了他的多彩人生,受到多方面的教育和启迪。

(作者系国务院参事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一部念故人、讲真话的书

□ 樊希安

——读马识途散文集《那样的时代,那样的人》